



修身叢語 下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訂正修身叢語卷下目錄

信義 親愛 孝行 德量 篤行 儉約 謙讓 方正 廉介

鞠山文庫

善久立標玉均  
第153765号  
圖書館藏書

謹 慎  
志 節  
薦 舉  
學 文  
識 鑒  
仁 卹  
忠 義  
規 諫  
剛 直

目錄畢

訂修身叢語卷下

福井 光 編輯  
川島 樵坪 刪定

信義

列國晉文公伐原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公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如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温人聞之亦請降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為踐土之盟温之會而成霸功其信由伐原也列國魯曹蒯事莊公齊師伐魯公將戰蒯乃入見問

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不從也。公曰：犧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不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與齊師戰，大敗之。

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刺責，豈其負之，何以致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

天下最。

漢范式遊大學，與汝南張劭為友，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將至，劭白母請為饌待。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信之審。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漢朱暉與張堪同縣，堪於大學中見暉，接以友道，把其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朱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居

食給之。暉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張君為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故不忍負之。晉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寇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我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為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人而敢獨留？巨伯曰：友人有病，不忍委之，寧以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不可以入有義之國。遂率師而還，一郡獲全。

唐呂元膺，德宗時為蘄州刺史，嘗錄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下。元膺惻然，悉釋械歸。

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因果如期而至，自是群盜感愧，悉避境去。

宋范仲淹為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首來見，召之臥內，屏人撤衛，與語不疑。

宋种世衡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及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

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我疑耶。遂率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宋廬陵張千載。字毅夫。宋文丞相天祥之友也。丞相貴顯時。屢以官辟之。不就。及丞相為元所執。過吉州城下。毅夫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丞相囚於小樓。毅夫即僦居於樓之傍。日以美饌供之。凡三載如一日。又密製一櫝。丞相被殺。即以藏其首。復訪丞相夫人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尸。毅夫收其骸骨。以歸廬陵擇地葬焉。

明汪文輝為諸生時。就臺試。友人與偕者。馬旋墮水。死。同列以試期迫促。倉皇解散去。汪獨留。殯殮之。乃去。比至。不及試期。人皆笑其迂。汪自若也。次科即登第。

明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大學。與羅玘交厚。會玘病痢。從者亦死。吳為煮粥餉之。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次。不為勞。玘語人曰。某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後同進士。

親愛

漢穆姜。姓李氏。安衆令程文矩之妻也。有二子。而前

妻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穰姜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瘳。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役。遣四子許以脩革。自後訓導嚴明。並為良士。

漢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

獨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致羊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之。北魏楊椿。楊津兄弟。義讓相事。有如父子。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椿年老。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寐閭前。承候安否。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初津為肆州。椿在京。每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男女百口。同爨。庭無間言。後魏崔孝芬。仁慈長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侍候顏

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需。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父挺與叔振兄弟同居。振亡後。孝芬等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納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

唐玄宗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嘗爲長枕大被。與其兄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從兄幽王守禮。弟岐王範。薛王業。同寢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幄。業嘗疾。帝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

返。帝乃爲業煮藥。回颺吹火。誤爇其鬚。左右驚救之。帝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又於興慶宮側。賜成器等第宅。及於宮之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唐崔沔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脫衣而奉者三十年。每美景良辰。必扶持晏笑。令母忘其所苦。母卒。毀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兄姊。幾於母。慈甥姪甚於子。所得俸。悉以分惠。曰。風木既悲。無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此四五人。吾厚待之。庶幾九原慰安也。



宋呂公著。自爲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仕寢顯。內外姻戚亦益多。爲相受賜。所散至十之九。三公俸賜。率以周九族。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糴以繼之。宋吳奎。姻戚有不能自養者。爲畢嫁娶。以錢二十萬買田。號曰義莊。以周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焉。

宋韓億。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而去。後舉韓

亦登第。仕皆至參政。世爲婚姻不絕。

宋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逐出。包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歲餘。父母感悟。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習。身口所安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後諸弟不能自立。包復賑給之。

宋孫棘。家世孝友。時發民丁戍邊。弟薩應行。棘妻許氏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諉役小郎。姑臨亡時。以小

郎囑君。今未婚娶。家道不立。君今有三子。死後復何恨。棘遂詣郡。願代薩行。薩辭自引。不願兄代。太守張岱疑其不實。分置二人。令吏私察之。各報以從其所請。顏色共悅。甘心就戍。岱表上之。詔特原免。

宋周文燦。性敦友愛。其兄嗜酒。仰燦為生。一日乘醉毆燦。鄰人不平而詈之。燦怒曰。兄未毆我。如何離間我骨肉也。司馬光嘗書其事。以示人。

元仁宗遇冬夜風雪甚寒。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徧及耶。又衛王阿木奇入見。帝諭省臣曰。朕與阿木奇

同父而異母。朕不撫育。彼將誰賴。其賜鈔二萬錠。他物援例。

元王元伯。鎮江金擅人。四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為女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兒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為己兒。兒亦不知孰為己母也。兄宜伯卒。即以家事付姪軌。軌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元伯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軌。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間。旌表其門。

孝行

唐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太穆皇后竇氏於諸子中。愛視最篤。自言於高祖。擇師以教。卒成聖德。太宗即位。嘗過慶善宮。覽觀嘓嗽。顧謂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永違。育我之德。不可報矣。因號慟。

唐陳琳達。武德間授黃門侍郎。封江國公。嘗賜食。得葡萄不舉。高祖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

唐李迴秀。中宗時累官脩文館學士。其母少賤。妻嘗詈勝婢。母聞不樂。迴秀即出其妻。或問之。曰。娶婦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人。持仗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堂。盧冒白刃。往立姑側。為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曰。群賊凶橫。何獨不懼。答曰。人所以異於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吾雖不敏。安敢忘義。且比隣有急。尚相赴救。况在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吾今見盧新婦之心矣。

唐柳公綽。天性仁孝。丁母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甚謹。其有外婚姻者。一不知。非薛所生也。在公卿間。

最有家法。子仲郢端嚴好禮。起居一遵父教。事叔公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於路。必下馬端笏立。候過乃敢上。公權暮歸。必束帶迎馬前。公權屢辭焉。仲郢終不以達官故少改。宋許愈少喪母。事父以孝謹聞。供給甘旨。父之所欲。無遠邇必致之。與妻子共食。麤糲晨夕事父。必盡珍異。常示豐厚。恐貽父憂。公卿聞者。多率俸以助其養。父年垂八十。謂愈曰。覩汝登科之後。沒于地下足矣。大中祥符七年。愈果登第。授洛陽從事。扶持歸海陵。別業。即路有日。父疾沈篤。愈晝夜供省。以至澣濯必

親。或問其故。愈曰。澣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怠也。父喪。哀毀幾至滅性。或歷父經由之地。涕泣者終日。士流服其孝。

宋范純仁登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父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為言。今近矣。復何辭矣。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亦不能就養焉。

宋李瓊幼失父。家貧苦。而至孝於母。後以鬻繪為業。家稍豐厚。孝心益堅。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給

侍我免汝之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怠惰。凡市人知瓊之孝者，物之出必先求以奉瓊，瓊得之，十倍酌其價，或問之，瓊曰：冀誘其甘滑以奉母，豈議價焉。淄州人張用聞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

宋鮑壽孫，宋末歙盜起，壽孫與父宗巖避地山谷間。其父為賊所得，束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若見殺，宗祀絕矣。吾寧自死，賊兩釋之。

宋徐積，父卒時方三歲，晨昏匍匐求其父，甚哀，稍長

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既冠，從安定胡先生受學，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側。每見衣冠問候，備物盡志，惟恐有失。應舉入都，載母與俱。比登第，年已過壯，未娶，或問之曰：娶非其人，必為母患，固有待也。母亡，廬墓三年，雪夜伏墓側，哭不絕聲。神宗元豐八年，詔賜帛米。

元王閏，父素多貲，既老而貧，不甘澹泊，每食必需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不闕。父性乖戾，閏左右承順，甚得歡心。父嘗卧疾，一夕室中火，延籬壁間，閏聞火聲，驚起馳救，火已熾，煙焰蔽寢戶，閏袞入火中，解

修身叢書卷下  
十一 培  
衣蒙父抱而出。肌骸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世祖聞之。復其役。

元蕭道壽家貧。鬻鍼以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禮。每且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待母食。然後退就食。至夕必待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母命起乃起。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

明李貞尚長公主。貞性孝友。母太夫人性嚴。微忤其意。輒加叱責。嘗侍養。值母怒。投其食器於地。貞徐拾之。恭敬愈至。有弟四人。父既沒。求分財異居。貞語之。

曰。父沒而母在。苟分財異居。老母得無不可於意乎。先人田廬。俱俟老母百歲後。隨所欲取之。吾不較也。諸弟皆媿服。

明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玉時年十歲。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許。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德量

列國梁大夫宋就嘗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人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人心惡梁。

人之賢。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焦死者。梁人覺之。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因謂於就。就曰。惡。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吾亦惡。何徧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人如就言。及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恠而察之。則梁亭人。楚聞知大悅。因以告楚王。王愧之。告吏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歡。由就始。

漢直不疑。文帝時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以償。

既而告歸者來。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為長者。

漢何武遷揚州刺史。時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武使從事廉問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群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

漢丙吉為相。寬大好禮讓。掾吏有嗜酒者。嘗從吉出。醉嘔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

車茵耳。

漢卓茂。元帝時。初辟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然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漢劉寬為南陽太守。雖在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寬神色不異。徐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漢侯霸為臨淮太守。治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乞使君復留。民乃誠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

吳陸遜討山寇還。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所在愁擾。後遜見吳主。語次及式。稱為佳吏。吳主曰。式毀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愛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吳主歎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所難。



唐郭子儀初與李光弼俱為安思順牙將。不相能。雖同席不交言。後子儀代思順為將。光弼恐見誅。乃詭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即薦之為節度副使。遂同破賊。無纖毫猜忌。

唐袁滋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然專以慈惠為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亡。後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揚於陵代之者。

老遮道。不得去。於陵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唐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見人有所訾議。未嘗應和。俟其言畢。徐為白之曰。此皆眾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諸事之美。以稱之。

宋陳堯佐為閔封尹。先是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至是堯佐召諭之曰。昔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宋薛奎治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

子訴貧不能養。奎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宋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妹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為汝主之爾。不然亦為他人所欺。與其損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宋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

之。其同列怒。令誥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曰。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且不聞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宋王旦平生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塵埃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以不食羹。曰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旦視之不食。曰偶不喜飯。可具粥。子弟有訴於旦者。曰食肉為虐人所私。可治之。旦曰。汝輩料食肉幾何。曰一斤。今得半耳。旦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類如此。旦為相時。寇準在樞密院。數短旦。旦專稱準。真宗謂

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事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慚謝。及準罷。託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

宋韓琦家藏一玉杯。價不貲。每設以宴客。愛賞殊甚。一日。為侍者擲地而毀。侍者失色請罪。琦顧之徐曰。凡物成毀有數。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琦寬厚。

宋傅堯俞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位。何為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顧沾沾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宋趙抃為御史時。與范鎮論事有隙。及王安石為相。鎮屢訐其短於上。安石恨之。一日。上問鎮於安石。對

曰。問趙抃。便知鎮之為人。上問抃。抃曰。忠臣也。上曰。何以知之。抃曰。昔仁宗違豫。鎮首請建立皇嗣。以安社稷。疏十九上。候命百日。鬚髮皆白。非忠臣而何。上然之。既退。安石曰。公不與鎮有隙乎。抃曰。何敢以私隙而廢公道。安石大慚。

宋王曾為相。士大夫有請差者。曾察其可用。必先正色却之。已而擢用。絕不與言。嘗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必使之知。是徇私而市恩也。恩欲歸已。怨使誰當。宋張知常在上庠。日。偶他出。有同舍生發篋盜其金十兩。學師集同舍檢得之。知常不認。曰。非吾金。同舍

生夜袖金還知常。知常憐其貧。以半與之。後知常大顯。

宋孔叟有盜伐其所種竹木被執。叟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伐而益之。俾如其意。盜者愧謝。所居園囿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叟歎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為製橋。盜者慚不復渡。

宋呂夷簡執政。范仲淹攻其短。坐落職。既而復之。會夷簡復相。對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因除陝西經畧安撫使。仲淹謝曰。嚮以公事犯相公。不意獎拔乃爾。夷簡曰。豈以舊事為念乎。

宋蘇頌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穎日通判趙至忠本朔漢人所至輒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明徐階宴客。一客取金杯置帽中。階見之。席罷左右告階少杯。階曰。已收矣。其人酒酣潦倒。帽杯落地。階佯不知。使得仍取置帽中。

篤行

列國魯宓子賤。孔子弟子。既仕。孔子見而問之曰。自子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所得者一。

也。奉祿雖少。鬻之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列國齊晏嬰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嬰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晉陶潛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奴給其子。書曰。汝且夕之費。

自給爲難。今遣此奴。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後魏房景伯母崔氏。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入白其母。母曰。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左右。令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入。崔氏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溫清。其子侍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

唐柳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事有失。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累。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唐王義方。性褻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官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與。不告姓名而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貴勢。會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異之。欲

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取之。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

宋劉廷式既定婚。越五年登第。其所聘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不可以配貴人。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若此女某不娶。將何所歸。爰擇吉成禮。夫妻相敬如賓。每携手而行。生二子。後瞽女以疾卒。廷式哀哭不已。時東坡為太守。慰諭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娶盲女。愛何從生。廷式曰：某知亡妻哭妻。不知其有目與無目也。東坡撫其背曰：真丈夫也。瞽女所生二子。皆登第。

宋范仲淹在睢陽。遣子純仁往姑蘓取麥。次丹陽。見石延年云：三喪未舉。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五百斛與之。還見仲淹。仲淹問東吳遇故舊乎。曰：延年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仲淹曰：何不以麥舟付之乎。曰：已付之矣。仲淹喜。仲淹嘗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纒經數人營理喪具。仲淹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賙殮棺槨未具。仲淹憮然。即撤宴席。厚賙給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明顧憲成司理慶州。有兄弟訟累年不決者。呼謂之

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乃恬不以為怪。何也。既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為我扑若弟。謂其弟曰。為我扑若兄。兩人相顧愕然。憲成故促之。兩人叩頭請曰。曩昔官為析曲直。故不服。今當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憲成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

恭敬

列國衛蘧伯玉為大夫。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

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漢梁鴻妻孟氏。姿貌甚醜。而德行甚脩。鄉里多求者。孟氏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世家多願妻之。亦不許。聞孟氏語言。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孟氏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傅



黛墨。非鴻所願也。孟氏曰。妾幸有隱居之具。乃更鹿衣。推髻而前。鴻喜曰。誠鴻妻也。共遁霸陵山中。後復相從。至會稽。賃舂為事。雖雜庸保之中。孟氏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

東漢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脩整。雖遇妻子。苦嚴君焉。及在鄉黨。謹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初為左馮翊。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礼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礼。何謂輕哉。

東漢魏昭者。陳國童子也。見郭林宗。以為經師。易遇人師。難逢。因請侍左右。供給灑掃。林宗許之。林宗嘗有疾。命昭作粥。粥成。進食。林宗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復進。又呵之。如是者三。昭容色無變。林宗曰。吾始見子之面。今而知子之心矣。深善之。

儉約

列國齊晏嬰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嬰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

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嬰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嬰。嬰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嬰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矣。公從之。

列國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

晉元帝性簡儉。冲素。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帝集上書。阜囊為帷。朕當效之。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為帷帳。

唐賈敦頤貞觀中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車一乘。羸馬數疋。銜勒有闕。以繩為之。見者不知其為刺史也。

宋仁宗一日晨興。語曰：昨夕因不寐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餘。而啓無窮之殺。

耶。

宋張知自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知自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南宋武帝。清簡寡欲。未嘗有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

征。以虎魄治金創。命擣碎付諸將。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內外奉禁。莫不節儉。

元英宗初即位。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薦賢。而為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謙讓

列國楚屠羊說。以昭王失國。從王於難。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以及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

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兵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以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說曰。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及吾屠羊之肆。遂不受。

宋文彥博。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

終喪。許之。初仁宗不豫。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既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謝不敢當。至神宗時。拜太尉。後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

聖擁祐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係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之臣也。宋李沆為相。不喜道人之惡。秘監胡旦嘗與沆同掌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啟賀之。歷試前罷職者四人。而譽沆甚力。意將附之。沆得啟。慨然不樂。曰。吾豈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乘人之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為。况欲揚一人而短四人乎。終為相。不舉且。

方正

漢袁盎。文帝時為郎中。帝幸上林。后與慎夫人從。及坐。郎署長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因前說曰。今陛下

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不見人跪乎。於是帝乃悅。夫人賜益金五十斤。

漢班婕妤。左曹越騎况之女。賢才通辨。入後宮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帝善其言而止。

後漢宋弘。光武時為大司空。嘗燕見。御座屏風圖畫烈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帝即命撤去。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對曰。陛下進德。不勝其喜。

唐尉遲敬德累官至鄂國公。太宗嘗謂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帝乃止。梁徐勉為吏部尚書，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而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宋潘良貴高宗時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且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耶？自當擢用，何握手密語先示

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

宋趙抃長厚清脩，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貨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人，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博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宋寇準少英邁，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之，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耶？竟以實對。

宋李君行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

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慶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

宋程頤入侍經筵容貌極莊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終日侍立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問頤曰君之嚴視文潞公之恭孰為得失頤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某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宋孝宗隆興中除朱熹提點江西刑獄促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即入對無及也

朱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逆探上意為面諛乎及奏對及復於天理人欲之際甚力帝稱善焉明袁樞孝宗時為國史院編脩官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

廉介

列國宋子罕為司城時宋人有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

玉  
ハギヨク  
ハキヨク

也。不若人有其寶。獻者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  
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爲之  
攻之。而後使復其所。

漢鍾離意。明帝時爲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伏  
法。詔以資物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  
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  
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  
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  
意。

隋趙軌。少有行簡。東鄰有桑。樵落其家。軌遣人悉拾

還其主。誠諸子曰。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後爲齊州  
別駕。徵入朝。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踐踏人  
禾。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

梁明山賓家貧。將貨所駕車牛。既受錢。語買主曰。此  
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  
遽追取錢。即還之。

宋劉甲。明州人。成都楊氏。納爲壻。楊翁死。數年方婚。  
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甲竊窺之。見其  
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色。妻至。問其故。曰。父  
遺命以田四十畝爲嫁資。約錢二千緡。邇來多故。鬻



之殆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十緡而已。適立券。故殊不樂。甲曰。豈有為婿而令人賣屋以畀之乎。取券焚之。携妻徑歸。

元賈居貞甫冠。為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居貞卻之。太宗聞而嘉歎。敕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中統元年。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從世祖北征。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敕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為參知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接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

元許魯齋。嘗暑中過河南。渴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魯齋獨危坐樹下不顧。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或曰。世亂梨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明羅倫以孝廉赴會試。僕於途中拾一金鐲。行已五日。倫憂旅費不給。僕曰。無慮也。向於山東某處。拾一金鐲。可質為費。倫怒欲親贖。僕屈指叩頭曰。往返必誤場期。不可。倫言此必婢僕遺失。萬一主人拷訊。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忍令人死於非命也。竟尋至其家。果係婦遺面盆。而婢誤投於地。者主婦疑婢竊取。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有

私辱罵不休。妻亦憤恚投繯。賴人解救。倫至出。獨與之舉家感激。急行至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竟得中式。狀元及第。

明李賢父為富商。載綿花停邸寓。有臨江三商。以三百兩易之。舍傍火發。延燒無遺。三商大慟曰。本罄難歸。非死則行乞耳。李聞而呼之曰。貨未及舟。猶為我物。物失價存。理宜奉還。且我本尚厚。公等本薄。失之無以資生。吾不忍見也。取三百金盡還之。

謹慎

晉陶侃在武昌。與佐吏飲酒。常有限。嘗歡有餘而限

已竭。或勸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晉劉超。元帝時累官至中書舍人。于時天下擾亂。征討叛逆。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有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叨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

忠臣愛君。當諫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且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唐陸元方在官清慎。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息。臨終。取前後奏藁。悉命焚之。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勅書。其慎密如此。

宋曹彬拜樞密使。彬在樞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

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

宋張九成。年十四。遊膠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鑠金。不啓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斂容危坐。對簡編。若與神明伍。乃相與敬服而尊師之。

元拜住。仁宗即位。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事間。每退食。必延儒士。諮訪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蓋日不倦。常曰。人之仕官。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之

能事宰相之資也。

明薛瑄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又曰。予每夜就寢。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若有不合。則輾轉不能寢。必思所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

明陳瓘雖間居。容止常自莊敬。言不苟發。一日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瓘退自責者累日。曰。吾豈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志節

漢卜式。河南人。嘗輸財縣官以助邊。武帝使使問式。

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官。不願也。曰。家豈有冤欲言乎。式曰。臣生與人無今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帝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布告天下。後又上書求佐軍。帝下詔褒嘉之。賜爵關內侯。漢汲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武帝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

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伏矯制辜。帝賢而釋之。

後魏高允為著作郎時。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大武。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惟懼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事連及允。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

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莫允。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對曰。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乞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忠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也。曰。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不從。何耶。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

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尤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隋張須陁為齊郡丞屬。歲飢。穀米踴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乃先開倉。而後上狀。

唐徐晦。憲宗時擢櫟陽尉。所善楊憑。得罪貶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尉饒宰相權得與。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

賀知我。今忍遽棄耶。有如公異時為奸邪譖斥。又可爾乎。得輿歎其直。稱之朝。李夷簡遷表為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舉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歷中書舍人。強直守正。不浮沈於時。

宋呂祖泰。婺州處士。寧宗時降詔貶周必大為少保。祖泰聞之而憤。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配欽州。既至府。廷尹曰。誰教汝共為章。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

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貶，未幾侂冑誅，詔祖泰特補上州文學。

宋韓琦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若滌水之赴深壑，無所畏避。或諫曰：公所為誠善，然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亦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

薦舉

列國咎犯事晉文公，公問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

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耶？對曰：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子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

列國祁奚為大夫，請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也。君曰：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君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避親戚，可謂至公矣。

列國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變之才。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得此人。則可無憂於敵矣。衛君曰。吾知其才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用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以其所妨者細也。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於是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晉劉弘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時。弘欲以牙門將皮初為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名都。名器空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陟弘之婿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為政哉。乃表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肅報。詔以初為襄陽太守。

唐張循憲以御史出使。還次蒲州驛。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容乎。驛吏以張嘉貞對。時嘉貞自平鄉尉免歸。人莫知者。循憲召與相見。咨以使事積時凝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乃命草



秦又出意外。他日武后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已官讓與之。武后曰：「卿能進賢，朕豈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內殿，奏對侃侃，后異之，遂拜監察御史。宋趙普為相，嘗有武臣立功當遷者，太祖素嫌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帝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帝悟，乃可其奏。

宋呂蒙正，真宗時為相。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

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用之，果稱職。」常以一夾袋自隨，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耳。後致政居洛，帝祀汾陰，回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臣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夷簡遂至大用。

宋張詠守金陵。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詠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屢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詠大笑曰。希顏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為閤門祗候。皆號能吏。

學文

漢董遇少孤貧。性質訥而好學。漢末閔中擾亂。與兄

采。躬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建安初。以文學辟召。遂為儒宗。

魏邴原。年十一喪父。既孤且貧。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少失所恃。未嘗知學。中心惻然。不覺涕零。師甚哀之。曰。何不讀書。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果有志。我當教爾。不須資也。於是一冬之間。遂通孝經論語。及長。更思游學。單步負笈。不憚千里。至安邱。則師孫崧。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時北海鄭玄有盛名。為學者宗師。原以

單寒後輩數年之間名與相埒。

晉王育少孤貧。為人牧羊。每過小學。必歎流涕。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身以償。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

晉皇甫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人以為癡。出後叔父其叔母任氏責之。至流涕。謐素孝。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懈。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鋤。博綜典籍。百家之言。遂成大儒。

後魏祖瑩八歲即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瑩於灰中藏火。候父母寢後。夜讀。仍以衣被塞窗。恐為家人

所覺。內外親屬呼為小聖兒。孝文帝召入。令讀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後長。名位顯達。

梁劉峻家貧好學。自以少時未能早悟。晚更厲精。從夕達旦。或時昏睡。熱其鬚髮。及覺復讀。以是明慧過人。博極群書。文藻秀出。南北學者。莫與為匹。

宋太祖初為周將時。酷好看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間日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顯德初。從世宗平淮。有人譖之曰。趙某私有重車數乘。世宗遣人察之。果有籠篋數車。令引入面開之。唯書數千卷。世宗異之。且曰。卿方為軍將帥。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為。太祖頓首。

謝曰。第無竒謀。上贊聖德。所以聚書觀覽者。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宗曰善。

識鑒

列國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有司請吏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乎。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而佚於得賢也。

宋太祖以德州刺史郭貴知邢州。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貴族人親吏之在德州者。多為姦利。夢昇以

法繩之。貴素與都軍頭史珪善。時帝初臨御。欲知外事。令珪博訪。貴遣人以告珪。圖去夢昇。珪悉記於紙。伺便言之。會帝問珪。邇來中外得人任否。珪遽曰。文臣未必皆善。乃以所記進。且曰。知德州梁夢昇欺滅刺史郭貴。幾至於死。帝曰。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強吏也。因以所記紙附中書。曰。以夢昇為贊善大夫。珪譖不能行。

唐太宗為秦王時。戰柏壁。宋金剛敗奔突厥。尉遲敬德與尋相來降。引為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

書殷開山曰。敬德剽敢。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耶。釋之。引見臥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巢。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報速耶。賜金一篋。

宋仁宗嘗對執政言。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才望皆美。將來兩府有關。進此二人。既而梁適罷相。

執政以二人名聞。帝曰。可召程戡。執政遂不敢言。蓋梁適之出。或云察等所擠。帝之英鑒類此。

仁卹

宋太祖開寶八年。曹彬平江南。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字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大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以爲御帶。帝曰。以爲朕帶。孰若爲藥以療民疾。立命碎之。

宋李尤則知潭州。兼管幹湖南路。巡檢甲兵公事。會

湖南歲飢。欲發官廩。先賑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又飢。復欲先賑之。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乃願以家貨為質。由是全活者數萬人。

忠義

列國邢蒯聵。使晉而反。崔杼弑莊公。其僕曰杼弑公。將奚如。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之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

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僕曰。人有亂君。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漢馮昭儀。右將軍光祿勳奉世之女也。元帝時。自美人為婕妤。帝幸虎圈。鬪虎。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帝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帝嗟嘆。

漢蘇武。天漢二年。為中郎將。與其副張勝常惠持節

送匈奴使還。既至匈奴。單于將殺武等。使衛律召武等受辭。勝惠皆降。武獨不屈。單于壯其節。欲降之。又使律說武。武大怒。罵律。律知武遂不可降。白之于單于。單于幽武。置大窖中。不通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羶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於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武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復使李陵說武。武亦不屈。其後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求武得歸。武久留匈奴十九年。元始六年。至京。拜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

田二頃。宅一區。

東漢嚴顏為巴郡太守。益州牧劉璋將也。璋遣顏守江州。張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出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必怒耶。

隋馮慈明。大業中。拜尚書兵曹郎。後攝江都丞事。李密逼東都。詔慈明擊密。至鄆陵。為賊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坐。勞苦之。謂曰。隋祚已盡。吾躬率義兵。所向

無敵東都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江都。卿以爲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冀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爲使人。爲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須殺便殺。何須罵。於是亂刀斬之。唐顏杲卿。開元中。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時安祿山反。杲卿與從弟平原太守顏真卿。同起兵討賊。以

功拜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後賊以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口。賊鈎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糊而絕。其宗子近屬皆被害。乾元初。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唐顏真卿。累官至太子太師。時李希烈反。陷汝州。朝廷遣真卿諭之。一日。希烈大會其黨。適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



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從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口。吾年且八十。官至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諸賊失色。希烈乃拘送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其黨至真卿所。積薪于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其黨遽止之。已而希烈又使闖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且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

遂縊殺之。聞者皆泣下。

梁王彥章。累官至宣義節度使。驍勇有力。善用槍。軍中號王鐵槍。平生不知書。其語質。常語人曰。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及唐兵攻兗州。均王召彥章守捉東路。彥章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力戰傷重。馬蹄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

下之人乎。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信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

宋詹良臣。徽宗時為縉雲尉。方臘反。有盜霍成富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步卒數十人出禦。為所執。賊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王則反於貝。身首橫分。妻子無少長皆誅。且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怒齧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流涕。帝聞之。贈通直

郎。官其子孫。

宋陸秀夫。德祐二年。以禮部侍郎使元講和。不就而反。益王昞。廣王昺。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踈畧。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潛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豈不可國耶。乃與眾

共立廣王昺。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崖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忽遽流離中。猶日進大學章句以勸講。祥興二年二月。崖山破。秀夫走廣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

宋文天祥。咸淳十年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蠻至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拜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時元兵駐高亭山。奉命出使軍

前。辭氣慷慨。議論不屈。伯顏留之。北行至鎮江。得間逸去。間關由溫入福。景炎帝拜為右丞相。力辭。開督南劍。進至汀州。將兵復興國。吉水諸縣。祥興元年。加少保信國公。進屯潮陽。元大帥張弘範破之。被執。天祥吞腦子不死。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以客禮見之。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之心。事我朝。將不失為丞相也。天祥泫然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送天祥至燕京。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世祖遣南宮王積翁諭旨欲用之。知天祥終

不從。一日召入諭之曰。汝今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可事二姓。一死足矣。左右贊從其請。可之。而復悔。使人止之。則天祥死矣。死時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再拜遂死。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今而後庶幾無愧。

明花雲為樞密院判。守太平府。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雲拒戰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斫爾為殮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

絕。奪守者刀。連斫五六人。賊怒縛雲于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絕口。

明成祖繼統。陳迪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磔於市。上命割其肉塞迪口。因問卿肉氣味何如。對曰。忠臣孝子肉。豈腥膻。臣嘗其美。人聞其香。殿下豈不聞乎。

### 規諫

列國衛史鮒為大夫。事靈公。請用蘧伯玉。退彌子瑕。不聽。及病。謂其子曰。我即死。置屍北堂。於我足矣。吾既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既死。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

故其子具父言以對。公寤然失泣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矣。於是乃召伯玉以為卿。退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反。

列國齊晏嬰相景公。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自擊之。嬰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嬰舉戈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漢袁盎為中郎將。文帝嘗從霸陵。欲西馳下峻阪。盎

攬轡。帝曰。將軍怯耶。盎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帝乃止。

隋劉行本仕為太子左庶子。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勇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止。左衛率長夏侯福亦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于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

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得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慚而止。及太子廢。行本已卒。文帝曰。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唐太宗初即位。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群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願陛下誠能擇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

其成敗。何憂不治。帝善其言。擢為侍御史。

唐懿安皇后郭氏生穆宗。憲宗崩。穆宗嗣位。尊號皇太后。及武宗立。喜畋游。角武戲。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帝一日問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為稀。小兒不復橫賜矣。

唐令狐德棻為太常卿。高宗嘗召問。何脩而王。何若而霸。又當孰先。德棻對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統

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為先。帝問何為要。對曰。古者為政。清心簡事為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歛。省征役為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然。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然。帝悅。

唐李絳。憲宗時由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所言事。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為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為計得矣。願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便殿。帝曰。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耶。絳曰。天

子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卿言得之矣。

唐柳公權。文宗時常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公權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為學士知制誥。

宋昭憲太后杜氏。太祖母也。太祖受周禪。即皇帝位。拜太后於堂上。眾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

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宋呂蒙正。太宗時。以吏部尚書入相。帝嘗因對論及征伐。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躡之。嘗燈夕設宴。蒙正侍。帝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廢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

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宋韓琦進封魏國公。英宗得暴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其舉措或改常度。遇左右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宋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坦性木強。王嘗於府中為假山。費數百萬。既成。置宴召諸臣觀之。坦獨俛首。王強



使視之曰。但見血山耳。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為之。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為假山。聞而毀之。

宋劉安世母有賢名。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以老母辭當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

受命在職。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為殿上虎。明孝慈高皇后馬氏。一日聞得元府庫輸其貨至京師。問太祖曰。得元府庫何物。帝曰。寶貨耳。后曰。元氏有此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可寶。抑帝王自有寶也。帝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得賢為寶耳。后即拜謝曰。誠如聖言。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至。時命至則逸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人之常情。所當深戒。妾與陛下同處窮約。今富貴至此。恆恐驕縱生於奢侈。危亾起於忽微。故世傳伎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醜毒。誠哉是言。但得賢才。朝夕啓沃。

共保天下。即大寶也。顯名萬世。即大寶也。而豈在於物乎。帝曰善。

明汪應軫。以庶常出守泗州。泗民情弗耕桑。應軫勸耕買桑千本植之。募婦女善治蠶者教蠶事。會武宗駕駐南都。詔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應軫奏泗州地瘠民貧。流亡載道。其婦女存者。跣足蓬首。不堪見聞。萬無以應明詔。臣向募桑婦若干人。倘許納宮中。俾授蠶事。有裨聖治。不淺。詔乃止。

剛直

東漢祭遵。從光武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見犯法。遵

格殺之。光武令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貫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東漢虞延。遷洛陽令。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光武。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

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魏高柔文帝時為廷尉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名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帝意悟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吳張昭為輔兵將軍每朝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群

臣莫拒孫權嘆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得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避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若乃變思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後魏高恭之為御史中尉時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恭之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之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也帝深致慰焉

唐穆寧肅宗時為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時李光

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避罪乎。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衆數萬。爲天子討賊。食之則人散。君閉廩不救。欲潰吾兵耶。寧答曰。命寧主糧者勅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糧而寧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人重其守法。

唐韋子澳。宣宗時爲京兆尹。帝舅鄭光主野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子澳逮繫之。帝問其故。子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擢臣尹京

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曰。是不可犯。俾輸租乃免。

唐柳範爲御史。奏彈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田苗。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輔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可獨罪萬紀乎。

唐王義方。高宗朝爲侍御史。以彈李義府。貶萊州司戶參軍。將行。義府謂之曰。王學士得御史。是義府所舉。今日豈無愧乎。對曰。義方爲公。不爲私。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義方任御

史旬有六日。不能除姦臣於雙關之前。實以為愧。宋錢若水為樞密副使。時招討使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朝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今辨葛米。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葛米。既而復檄之。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具。太宗怒。令中使乘驛馳取盧之朝等三人首。若水擊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帝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猶留廷中不去。帝既食。久之使人偵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帝出詰

之曰。朕以爾為賢。乃不才如是耶。對曰。陛下據李繼隆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帝意解。乃召宰相呂端等。如若水議。既而虜不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宋范純仁。英宗時知襄邑縣。縣有牧地。初不隸縣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而杖之。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之士。令敢爾耶。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帝釋

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訂正修身叢語卷下終

跋



跋

我近江高嶋郡小川村民。薰中江藤樹之德。以醇良著稱。豐後速見郡寧山下。手永富永村人。化三浦梅園之教。至今修身謹行。無有為不善者。嗚呼。二先生即也。百有餘年。而流風遺俗如

彼可以見教化之不可已也。近世西學盛行。人二務研技藝。而末及講脩身之道。末學之徒。僅讀數卷書。則傲然驕父兄。視經傳為冗物。豈非可歎耶。埒玉縣學務長梅坪川島君有憂焉。與同僚謀輯和漢古今嘉言善行。

為若于卷。名曰脩身叢語。使子弟誦習之。以養其性。其用心可謂深矣。尚書有云。習與性成。今以此書朝夕誦習。養蒙有素。則小川村手永富永村之俗。不難為也。況武藏出為國。強毅成風。昔以武著。今以文行稱。趨捨隨

中村陵

時以成其林。豈不盛乎。余辱君  
知。故不以賤陋。書一言于後。亦  
所以勉之也。明治十四年辛巳  
一月顯於浦和寓居。  
近江 中村鼎五



明治十四年五月三日出版々權屆  
同 十二月十六日訂正再版屆

定價金四拾錢

# 埼玉縣藏版



御用書肆

製本兼發賣 長島為一郎



武藏國北足立郡  
鴻巣驛百廿五番地



埼玉県立浦和図書館



32038472